

NANIAN NAYUE NAXIE RIZI

那年那月

那些日子

宿社孝 著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NANIAN NAYUE NAXIE RIZI

那年那月

那些日子

宿社孝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年那月那些日子 / 宿社孝著.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41-1985-3

I. ①那… II. ①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4131号

那年那月那些日子

作 者：宿社孝

责任编辑：卜 源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029) 85264255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mm×1168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166 千

版 次：2017年 2 月第 1 版

2017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41-1985-3

定 价：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社孝兄是我的老同学，他根据自己将近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写了一本名为《那年那月那些日子》的小说。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已先期在我们大学同学群中分享，而今全书写完，临近出版，社孝兄请我作序。无论就资历还是就水平而言，我都没有资格为这样一部作品写序，但社孝兄一再坚持让我来写，我便姑且为之，权将此序当作我们多年友谊的见证吧。

我和社孝兄初识于1998年9月，我们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专业就读，并且住在同一个宿舍。社孝兄成绩优秀，一开学便被任命为班级学习委员；他年龄略长于我们，是我们宿舍的“老大”；他为人质朴、厚道，班级很多人也喊他“老大”。社孝兄体质很好，上学期间常带领本宿舍的兄弟们爬山或远行，在他的倡导与带领之下，学校周边的山岭我们几乎走了个遍。我和社孝兄同是农家子弟，同样具有对城市的隔膜与陌生，而我又因喜欢阅读陕西作家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人的作品，对社孝兄家乡的文

化一直很向往，于是我们便建立了单纯而又真挚的友谊，乃至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通讯设备发达了，我们更是经常沟通和交流。虽然2000年大学毕业以来，我和社孝兄只是在2009年和2014年相聚过，但时空距离并不使我们感到有隔膜，相反，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使得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形成了比较吻合的看法，两人依然很投机，交流也比较深入。

今年上半年，社孝兄在报纸上读了一篇回忆少年时期读书历程的文章，便动起了将自己近四十年人生经历写成故事的念头，于是从4月份开始动笔，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8月份暂时告一段落，写成了十四万字的书稿。说是5个月，但其实每天真正写作的时间不过是几个小时，因为他经营着自己的小公司，又照顾着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生，一个尚在学龄前）的生活起居，其忙乱和劳累可想而知。但社孝兄认定了的事情，便一定会做下去，这是他的一贯风格，哪怕是家人不理解，哪怕是时间不允许，他都会排除万难去推进自己要做的事情。社孝兄近几年物质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为小孩上学在西安市区买了房子，为夫妻二人工作、生活方便购置了交通工具，但他并没有沉

迷于物质生活之中，而是依然保持自己简单而又纯粹的生活方式，固守着精神的追求与脱俗的情怀。书法是他从小就喜欢的，他习惯于闲暇之时拿起毛笔便书写；小说虽从未操刀，但一直坚持阅读文学作品，且从小便打下了良好的文笔基础，于是一出手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我很佩服社孝兄的执行力，他说写便写，一写便成。我也很佩服社孝兄的超物质的审美趣味，一般人怀旧不过聊一聊而已，又有几人花费时间精力写成小说呢？书稿写成一半传到班级群中时，我便认真阅读；书稿写成以后，我又重新通读。社孝兄问我有没有价值，我说单单你的行为本身便具有开启世人与影响子女的价值，何况文字本身呢？

而我并非专业从事文学评论的，只能谈谈自己阅读的体会。社孝兄以纪实为宗旨，采用小说的笔法进行写作，虽然书中涉及的人物和地点皆用化名，但知情人士一看便知，毕竟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近四十年人生的回顾与交待（虽然尚未写完，但作者是做了长线构思准备的）。本书以自己的求学经历为主线，叙述了自己小学、初中、高中等不同阶段的故事。每一个阶段都涉及不少鲜活的人

物形象，就老师而言，先后有：学前班阶段被“我”气得没办法的沈耀仓老师，小学阶段严厉惩罚学生的杨老师，初中阶段美丽娴淑的谢老师，高中阶段克服若干困难、努力办学的牛校长、牛主任，等等。就同学而言，先后有：小学阶段跟我互帮互助的力战，初中阶段不爱学习、追随时尚的明义，高中阶段则有晔华、颂爱、刘博岩等若干在学习与爱情之间挣扎探寻的男女学生；除此以外，父亲、母亲、二哥、五哥等人物形象亦颇有特色。这些关中人物群像集中展示了关中的风土人情，虽然作者并没有刻意去渲染文化，但无疑浸染了浓重的地方特色。当然，最重要的人物还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一个懵懂无知、蛮横粗野的小顽童，成长为字体和作文皆可称道的小学生，进而成长为善良却被人无端欺侮的初中生，最后成为自立自强的高中生。在这个过程中，在爱情方面，从对男女情爱的完全不知到好奇与朦胧认知，也曾情感萌动、暗恋良久，却终因现实因素而未成佳缘；在生活方面，也曾被物质社会所左右而一度迷失，终于顽强地对抗了物质的贫困，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立；以上两个方面最终都通过学习方面的进展而获得了弥补，“我”在学习方面证明了

自己、实现了自己。

我和社孝兄是同龄人，同样经历了农村物质困乏的童年生活，同样走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少年时期，在他的书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欢笑与泪水，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对于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我们，这本书既是人生记忆的祭奠，又是反思过去、开启未来人生的一把钥匙。

是为序。

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后 张坤

2016年8月22日写于深圳

前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经是我们从小读书学习的人生追求，然而我们却在世风日下、信仰缺失、价值迷失的浮华现实中上下求索。

生活在这样一个浮躁而飘渺的社会，我们却更加怀念自己青春年少时历尽艰辛的奋斗历程。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激情的年代，我们肆意挥洒着青春，无限憧憬着未来。

我们都渴望一见钟情，牵了手就能结婚的爱情，却生活在一个上了床也不一定有结果的年代。

在快节奏运行的社会，我们的人格被撕裂为很多面，周旋其中，不得始终。

其实，爱情从不复杂，就像我们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没有誓言，一个眼神都能变成一生的美好记忆，回眸一笑就是一辈子的牵挂，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按照我1977年出生算起，我今年就算是虚岁四十，真是到了不惑之年了。

回首走过的这四十年，自己一直被中国史无前例、空

前宏大、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的历史裹挟着前进的。在懵懂无知、犹豫徘徊中左冲右突、跌跌撞撞、茫然不知所措、身不由己地走到现在。

虚岁四十岁之际，不管愿不愿意，心甘或不甘，它都无法抗拒地迎面走来了。没有了过去动辄就伤感的情愫，就如这世上也没有多少能让四十岁的自己特别感动、冲动的人或事情一样。

四十岁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阶段。回忆往昔，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一个悲摧哀伤的小人物，其中有很多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有让自己得意的地方，就如人性是如此复杂多变，岂能几个词语就能定性一个人，况且还是整整四十年。

因此，在四十岁之际作一个简要人生回顾是很有必要。

2016年8月22日

目 录

- 第一部 懵懂无知的欢快童年.....1
- 第二部 喜忧交织的启蒙学习.....5
- 第三部 焦躁不安的感伤少年.....20
- 第四部 激情躁动的筑梦青春.....55

第一部 懵懂无知的欢快童年

上学前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的家里兄弟姊妹比较多，家大人口多。我自认为我的学前童年还算是很欢快、幸福的。

也许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比哥哥姐姐的成长条件都要优越很多。

现在孩子的童年比较流行的说法叫七彩童年，可是我的学前童年色彩只有灰土色。

70年代末80年代初偏远山区农村出生的小男孩，没有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玩具，没有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零食，没有学前教育，没有有色彩的衣服，整个世界都是灰土色的。

那时候正值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阶段，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热情吸引了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注意力。父母亲整天都忙着地里的农活，根本顾不上我这个小不点。大多数时候都是姐姐和哥哥看管着我的。

也许是因为父母的疏于管教吧，我的性格从小就特别急躁、暴戾、怪异、野蛮和独立，我也特别调皮捣蛋、好战斗狠、刁钻古怪、优柔寡断。跟我一般年龄大小的六七个小伙伴那时候都被我打过，包括两个女孩子，而且有好几个都被我用飞掷石块砸破过头。

那时候对我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玩火柴点火把我们家的麦草秸堆给引着了，火势蔓延不仅把家里的饲养牛棚给烧了，还把房屋后面一棵近百年树龄的大国槐树烧死了。

我的这次玩火确实玩得有点大了，急红了眼的父亲对我好一顿拳脚交加。

炙热的火光也使我胆战心惊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对火心有余悸。

另一件事是我和五哥等小伙伴们推着家里碾场的碌碡玩，直接把碌碡给滚到山沟下面去了。

看着飞滚的碌碡在山坡上跳跃、翻滚，一直滚到谷底。我们感觉可好玩了，终于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飞石翻滚的场景。

当我还在傻乎乎地大笑大喊的时候，父亲的大巴掌就重重地落到了我的脸上。

记得去年夏天，我回老家还低一脚高一脚地沿着荒芜的山坡下到谷底看到了那个已经沉睡了三十多年的老碌碡。它还是那么的坚定和无畏，静静地躺在两山谷底，笑看红尘起起落落，任由风吹雨打。春去暑来，秋尽冬至，我自逍遥，岿然不动。想想人生，何如一块石头乎？

好像在我六岁左右才有了电，之前家里点的是煤油灯，晚上我常看到母亲时不时地去挑一下那灯芯，好让灯光更亮一些。就这煤油灯，母亲也不让点的时间长，大概每晚最多能点两个小时吧。因为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虽然电灯泡替换了煤油

灯，可是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值得怀念的东西。

家里是没有钟表，母亲养了好多公鸡，她是靠公鸡打鸣来掌握一家人的生活作息时间的。

关于公鸡，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母亲每年都要安排大红母鸡孵化鸡仔。我老是听到邻家的金梅嫂子和姑姑来家里朝母亲换鸡蛋，听她们说她们拿来换的鸡蛋是没有公鸡的母鸡下的。

我那时候就很纳闷和疑惑，为什么孵鸡娃非得要有公鸡的蛋呢？公鸡为什么不直接下蛋呢？

还有个经常让我很恼火的事情，在春暖花开、艳阳高照的时候，我们家的那几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老是撵着母鸡们跑，母鸡们吓得咕咕呱、咕咕呱地叫个不停。

大公鸡就像个彪悍的强盗一样，斜刺里窜出来，径直一跃就踩在了大母鸡的背上了，它用它那锐利的嘴巴紧紧地咬住大母鸡的冠，它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到大母鸡身上，大母鸡毫无反抗之力，只能无助地扑扇着翅膀，无奈地发出悲鸣呻吟。

每当这时候我可气愤大公鸡了，觉得它就是凌强欺弱，我就会捡个小石头块投掷大公鸡。有次我在破坏大公鸡欺负大母鸡时，激怒了大公鸡，它凶狠狠地朝我扑来，我吓得转身就跑，结果还是让它用那坚硬锋利的嘴巴啄破了我的屁股。

后来我也就一直比较害怕公鸡，当然也包括属相是鸡的人。

最让我兴奋不已的事情就是每年夏忙结束后，父亲会去集镇用新收获的麦子换些梨瓜和西瓜回来。

我可喜欢闻梨瓜那香甜的味道了。那是一种历久弥新、曾经熟悉而又甜美的味道。吃上一口，我会高兴得跳了起来，那种高兴是真高兴，蹦蹦跳跳的高兴，只有小孩才能有的那种高兴，丰硕而又肤浅。

我想每个人小时都经历过这种情结，一辈子也能记得。

家里的房前屋后还有核桃树、枣树、柿子树、桃树、桑椹、杏树、樱桃树。这些水果就是一直伴随着我童年成长的真正的家常水果。还有黄瓜、西红柿、豌豆荚、青毛豆、五味子、八月炸等蔬菜兼零食。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东西虽然都不是很鲜艳光美，可都是原生态的，没有一点污染，确实打心底里觉得好吃。也可能是平时吃得很少的原因，每次吃起来都别有一番味道。

老家院子中间有一株特别高大的核桃树，每年会结很多核桃。直到现在，已经苍暮的核桃树仍然生生不息地坚持每年都开花结果，为我们家的老少奉献着自己珍贵果实。

第二部 喜忧交织的启蒙学习

1

小学前一年我还跟着五哥顺溜了一年的学前班。因为教书先生是跟我们家有点干亲的沈耀仓老师，所以，我跟着五哥顺溜学前班是不需要交任何费用的。

当时学校距离我们家不太远，大概有一千米吧。因为我家住的比较高，所以我每天是要走一段山路的。

我当时特别顽皮、捣蛋，没少让沈老师操心。当时我们是复式教学，就是在一间大教室里既有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还有三年级的。

沈老师每天都是先给一年级的上完课了再给二年级、三年级上课，上完语文再上数学。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是没有课桌的，我们都趴在泥土盘的土坯桌上学习、写字。坐的凳子是我从家里带的三只腿树根处理后的凳子。我那时候就根本不爱上学，就知道玩。

记得我都八岁了还是不会写8，老是把8写成 ∞ ，字写得扭扭捏捏、七零八落、杂乱无章。老师看到我这样很是捉急，都说孺子不可教也。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了，沈老师就

呵斥了我一下。我就撒腿跑出了教室，一溜烟往回家方向跑。边跑还边怒气冲冲地骂着老师“沈耀仓，壮脖项，光吃干面不喝汤”，气得沈老师从后面紧追上来，大声喊叫我站住，我就是不站住。

我还大声对他说：“我不给你念书了，你不要管我了！我不给你当学生了，你也不是我的老师！”他一追上来，我就跑，他不追了，我就坐下来对着沈老师大声喊叫着。

后来，沈老师没少去我家里找父母谈话，我也没少为上学而挨揍。

走路是伴随我这几十年来习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不断走路过程中成长的。每天走路，走走停停，一会小跑一会儿跳跃，每天上学走，放学走，对于一个农村小男孩来说，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下雨天，那山路，田间路真是滑，有泥巴路还有石头路，稍不留神就摔得满身泥或者被石块划破脚丫子。

一旦下雨了，我基本上是毫不犹豫地脱掉鞋子拎在手上，直接光着脚丫子趟泥水路的。一走起来了，浑身热乎起来，也不觉得冷了。

也许是经常赤脚走路吧，我的脚没有了鞋子的约束，就恣意生长了，脚掌比一般人的厚、宽，脚掌的形状也跟正常人的不同。

以前都是母亲给我亲手缝制鞋子，按照我脚的样子做，就比较合脚。后来我买鞋子穿了，老是买不到一双真正合脚的鞋子，每次买的鞋子没穿多久都被我的脚从鞋子侧面撑开了。